考信錄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過宋

按孟子於衞章是孔子去魯去衞之後過宋而後至陳也世家亦記過宋於去衞之後如陳之前蓋本之此今從之

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孟子

按孟子云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

云不悅於齊衞其下文云主司城貞子則是孔子由衞
至陳經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國也曰將要而殺之
曰微服而過宋則是魋知孔子將過宋境使人要之於
路微服而行則人不知其爲孔子故獲免也其如予何
之言當在此時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世家乃云與弟子
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
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樹下魋拔其
樹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猶曰

其如予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載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篇）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詞婉此章之詞誇蓋聖人言之聖人原未嘗自書之弟子以口相傳其意不失而詞氣之間不能不小有增減移易以失其眞者學者不可以詞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家語賢君篇有孔子見宋君相問答之事稱宋公爲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說苑以爲梁君春秋時未有梁也故

家語改之為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戰國策士之餘申商名法之論孔子固無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誣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語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烏得與其君相問答也哉主君之稱自韓魏趙分晉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時尚無是稱亦不得以之稱宋公也且其文本韻語家語少竄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數語又獨淺陋與前後文不類然則是家語錄說苑而非

說苑之錄家語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猶信家語何耶

附錄○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篇）○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篇）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

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遂過蒲月餘而反乎衛又月餘然後去衛過宋而至於陳余按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况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爲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甯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其爲說至陋皆必

無之事而世咸信之雖朱子亦采之其亦異矣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莊子本不足信而家語之采之也又并失莊子之意莊子云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是歌自歌圍自圍也歌不因於圍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孔子欲以歌退敵矣莊子云無幾何將甲者進詞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

非也請辭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匡人真以歌退師矣而豈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臨河讀孝經以退敵者未必非此言之誤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過欲明安命無爲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會之以自伸其說耳家語以爲實然誤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

乎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已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圍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爲所拘所圍矣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聖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孔子既欲適陳則適陳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衞月餘而後始適陳也靈公既不召孔子孔子無故去而復返不但爲其所輕吾恐其疑將加甚焉然則孔子果以適陳

之故過匡當在後日去衛過宋之時不得云自匡返衛而後去也故附次於過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語之文概不載焉

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爲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偪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

也此事旣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惡知非雖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卽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以爲二也然於經傳皆無明文故今

不敢遽合爲一姑兩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說并見前不悅條下

世家於孔子過宋之後云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云云余按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且子產鄭相其卒不久鄭人或猶有及見者堯禹皐陶千七百餘年矣鄭人何由知其形體之詳而分寸乃歷歷不

爽矣乎至比聖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說者皆聖門之罪人也此乃齊東野人之語故今皆削之而并爲之辨

厄於陳蔡之間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孟子

世家孔子至陳之時陳侯爲湣公越而孟子作陳侯周史記多誤當從孟子名周爲是

國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

爵之既徹俎而晏客出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魯適衞而吳棲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時方在陳吳使安能發幣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吳使於魯廷哉孔子不語神怪論語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況吳使原未明問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遠徵神怪以誇之豈聖人之所爲乎堯典曰流共

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禹亦殘忍矣哉且防風氏人耶神耶人也則與致尊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載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陳又云吳敗越王勾踐會稽夫會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則定五年又何得預載之然此本無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說並見前或謂條下

國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肅愼氏之去陳也遠矣隼爲石砮所貫安能飛數千里至於陳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語而國語所載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語怪焉一似孔子生平專以語怪爲事而他特其餘者則何以論語二十篇中從未載其一事左傳之艷而誣亦從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蓋

稱聖人者欲見其博而不知其適以誣聖人小聖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塟陳惠公孔子至陳之時據史記當爲陳湣公而云惠公亦謬

孔叢子云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赦所執吏余按談言微中固足解紛然特滑稽之雄淳于髡東方朔輩之所爲

不但孔子不屑爲此春秋時尚未有此等語也葢滑稽者所託故不錄陳惠公之誤說已見前條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哀公三年

按論語孔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而無億中之事左傳所載列國大夫多億中能預決人之成敗生死竊疑其皆出於事後附會之言而不足爲據夫聖人固有先見之明然觀入廟而每事問謙愼小心譊知而常自處

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輕而易也故余不敢盡信姑存之於此

世家云季桓子病謂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將召之公之魚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云云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此後乃有適蔡之事余按論語爲衞君章冉有子貢問答之詞皆似在衞之時有所諱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

從孔子反衞則必無自陳歸魯之事矣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者因記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與焉記云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歷觀所云皆似冉有始終相從於陳蔡間者然則冉有歸魯當在反衞之後不當在桓子甫卒之時也冉有爲季氏臣不可爲之大用冉有子貢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請歸孔子不必待子貢之誠子貢之顓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辭不足信而孔

子思歸之嘆亦當在將反衞之際不當在未適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歸與條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論語子路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冉求旣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余按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亂葉

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葉公兼攝令尹司馬國寧乃老於葉則是孔子在陳之時葉公在蔡不在葉也蔡旣遷於州來去陳益遠來往當由楚境孔子未必遠涉其地而論語孟子春秋傳中亦俱無孔子與蔡之君大夫相與周旋問答之事則是孔子所謂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本楚卿貳與聞國政不當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鎭之而孔子適在陳蔡之間因得相與周旋及其請老乃歸於葉史記但見論語

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誤以爲州來之蔡又因葉公有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事遂別出自蔡如葉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誤分一事爲兩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葉公之問於在蔡之時而無孔子如州來及葉之事

存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存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

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
孔某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世家載沮溺丈人之事於自葉反蔡之時而載接輿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莊子與論語他篇之言不倫以晨門荷蕢兩章較之可見而此篇雜記古人言

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門人之手者後兩章末雖載孔子
子路之言然於聖人憂世之深心無所發明而分行義
與行道爲二於理亦似未安葬野南陽豈得槪謂之亂
倫乎恐係後人之所僞託姑存之以俟有識者决之又
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時代先後爲序則此三章之次
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論語之文次之然其事
之有無盖不可知亦無庸深考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_{論語衛靈篇}

此事無年可考世家置之遷蔡之後朱子據論語文以爲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按孔子言從我於陳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陳蔡之間則是孔子往來於陳蔡間原無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陳南自蔡反衛亦必由陳始達則是孔子至蔡之後蓋常復歸於陳而後反衛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爲無上下之交而過宋之役主司城貞子不得謂之無交然則論語或統言之末

必其事適在於問陳之後也故次之於葉公問答之後

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之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說世多信之余竊疑焉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

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見禮以至於
貧乏耳初未嘗云有兵以圍之也匡人之難兩見於論
語宋桓司馬之難一見於論語而詳載於孟子而皆不
言陳蔡之圍若如世家所記兩國合兵圍之其事大於
桓魋匡人之難多矣而論語孟子反皆不言但謂之絕
糧但謂之無交豈理也哉楚大國也陳蔡之畏楚久矣
况是時吳師在陳城下陳且夕不自保何暇出師以圍
布衣之士陳方引領以待楚救而乃圍其所聘之人以

擾楚怒欲何爲者哀之元年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
蔡於是乎請遷於吳二年遷於州來其畏楚也如此幸
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
圍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吳陳方事楚楚圍蔡而陳從之
陳圍蔡而吳伐之陳之與蔡仇讐也且蔡遷於州來去
陳遠矣孔子時既在蔡蔡人欲圍孔子斯圍之耳不必
遠謀之陳比陳知孔子之往則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
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者妄也陳蔡合兵而

衆嘗不下萬餘人孔子之從者不過數十人圍而殺之如反掌耳圍之七日至於絕糧而不肯殺又不肯縶之以歸國老師費財意欲何爲設使楚竟不救將坐俟其餓死而後去乎其爲謀亦拙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使之絕糧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時勢之所必無人情之所斷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異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獨其於陳

蔡也則曰無上下之交蓋古之適他國者其君大夫必

饋之餼而陳蔡皆無之以此致厄如晉重耳之不禮於

鄭衞乞食於五鹿者然烏有所謂發徒役以圍孔子於

野者哉春秋傳云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國語

亦言陳之道路不修賓旅無所依故單子知其必亡蓋

陳之國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賓旅孔子亦不樂立

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務富國強兵非能尊賢養

士之國雖有貞子葉公之輩度亦暫與相依而未必遂

久與相處是以往來兩地未有定居其窘餓窮乏蓋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戹於陳蔡之間言其非一時非一地也其反衛也曰公養之仕言其僅能免於昔日之絕糧也後之人但聞有絕糧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國大夫之相戹者因附會而爲之說而不知其舛也故今皆不載蔡乃楚境之說詳見前葉公條下

又按陳蔡之圍經傳未有言者獨莊子書數數言之後人相傳之言蓋本於此不知莊子特譏孔子之好言禮

義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陳蔡一事遂附會之以自暢其毁禮滅義之宗旨耳其言旣皆寓言則其事亦安得遂以爲實事也世家家語之文采之莊列者半當其在莊列也猶見有一二人以爲異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語也則雖名儒亦信之矣嗚乎陽闢其名而陰襲其說而不之覺者蓋不乏人矣豈獨姚江之徒乃爲陽儒而陰釋哉故凡不見於經傳者余概不敢妄錄

又按孔氏註論語絶糧章云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說與

世家不同趙氏註孟子厄於陳蔡章亦不用世家說是司馬遷雖載之史記而漢人固不以爲然也朱子論語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是朱子固亦嘗闢之矣自明季講家拾言博覽且爲科場逢世之計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爲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先儒之說

世家孔子以固窮告子路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

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告顏回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余按子路慍見而曰君子亦有窮乎雖不能無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嘗有信道不篤之心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

與子路聞之喜其自信果决如是烏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孟子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若欲孔子自貶其道識趣之卑陋甚矣何以爲子貢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顏淵之言固當然遽欣然而笑欲爲之宰毋乃近於好諛矣乎余觀論語所載諸弟子未有不尊信聖人

者而孔子常有謙遜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則是諸弟子自顏淵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瑣瑣然自明其過之不在已也何其與論語相反乃爾耶此必無之事不待詳辨者至於論語多識一貫之文與絕糧固窮之義毫不相蒙自當別爲一章今朱子集註分之是也世家連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見於韓詩外傳及說苑而文復與世家互異但有與子路問答語而不及於顏淵子貢然其文尤繁碎决係秦漢文字不足

縷辨其謬最顯而易見者孔子以魯哀公六年自陳反衛至十三年吳夫差始賜伍員屬鏤以死而外傳說苑述孔子之言並有子胥抉目於吳東門之語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滅吳已後越始通於諸夏而說苑述孔子之言復有句踐霸心生於會稽之語未來之事孔子何由預知之而預告之乎蓋此三書之文皆本論語僅見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詞遂致失眞正如今世閭巷所傳之三國殘唐東西漢晉演義取

史事而易之以俗語加之以枝葉以悅世人之耳目彼固不問其義理時勢之合與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誤采之耳至家語在厄篇則又兼採三書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亂雜無章且於句踐子胥二語亦存之而不删正與阮逸所作僞文中子元經以隋人而避唐廟諱者同其爲僞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覺而信爲實也故今一概不載

世家云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季康子問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當是時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猶不敢信如此況於陳蔡之時子貢尚未出使於諸侯顏淵學子皆無所表見子路亦未嘗爲將帥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稱然未嘗有嫉賢妬能之事白公之復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雖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時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吳師竟卒於

亦非議封孔子時也且書傳皆無見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無之則此必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至所稱書社地七百里者語亦誤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蓋古之祿邑多以社計故春秋傳云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荀子云與之書社三百舊說蓋言楚欲以書社七百爲孔子祿邑史記誤以書社爲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則戴記有之荆之亥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惡知其謂之荆者非之蔡

乎既相傳有至楚之事故疑以爲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爲子西之沮之也吾惡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會而爲之說乎故今皆不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論語公冶長篇

世家載此語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葉反乎蔡居蔡三歲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衛夫孔子既思歸矣乃反南轅而適蔡適楚又栖五年而始

反衞何爲耶然則此嘆當在反衞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絕糧之後

附錄○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附論○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

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過宋至陳哀四年遷於蔡六年反衞而遷蔡之前復有反衞而再至陳之事年表

則以定十四年至陳哀三年過宋十年自陳反衞其年
皆與孔子世家不合而亦無再往來之文陳衞宋世家
略與年表同而多闕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
當魯哀之二年則年表所無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
去魯衞靈公以哀二年卒則以爲定十五年去衞至陳
者近是旣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陳則不應復於哀之三
年過宋論語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
諾吾將問之是二子皆嘗從孔子反衞也哀七年傳云

與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是子貢於反衛後先歸魯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衛則子貢不得於七年已在魯故以爲哀六年反衛者近是此皆當從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據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皆連舉之而無所分孟子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亦不言陳蔡大抵陳蔡不能尊賢禮士不可依以久處是以孔子往來其閒初無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縷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

謂反衞而再至陳者似無其事當從年表說已見前適衞篇中

年譜誤以孔子自陳反衞之後復有如陳而再反衞之事與世家同其至陳去陳之年亦與世家頗異最可異者六十三歲自衞如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衞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國行萬有餘里往來如傳舍然較之

世家允爲疎脫

反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論語述而篇）

此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爲出公輒玩其詞意良然按春秋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及齊師戰於郊則是

孔子至衞之後二子自衞先歸魯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爲而遂去耶然則此章問答當在孔子反衞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故次之於此

附錄○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篇

世家以此章及魯衛之政章皆爲衛君輒之時余按衛自靈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歎不可必其爲輒而魯衛進及又似初從魯來爲者其說未可據唯此章正名之論似爲輒發世家之說近是先儒亦多從之然無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而出涕乎惡夫涕之無從也余按孔子之用財如子華之使齊原思之爲宰顏路之請車或與或不與皆因乎人與己之本量所當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徇一時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應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惡涕之無從之故而脫驂賻之則是可以偶然與之亦可以偶然不與聖人之用財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記之文本多附會此或別有其故而傳者失其眞或本無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哀公十一年）

按此文胡簋四句與論語問陳章俎豆數語相類其事亦相類未必兩事適相符如此而又皆適在衛蓋本一事而傳聞者異也以理度之問陳之失小問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則當去彼可因所問而導之以禮

如以臨事好謀戒子路者然此則但當以不對拒之竊疑此文爲得其實故兩存之以俟夫有識者刪其一焉說並見前衛靈公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

史記衛無孝公而孔子反衛在出公輒之時故朱子以孝公爲輒余按春秋經傳哀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十六年正月衛侯輒來奔傳在十五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爲輒無可疑者輒亡在外故稱出公出非謚也輒之

謚甚史遐之矣衞人旣以蒯聵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爲是則謚之爲孝亦無足怪者故從朱子之說

孔子之於衞孝公其詳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哀十五年傳大子與五人介廽孔悝於厠强盟之孔悝立莊公則是靈孝之世孔氏實執國政孔子之在衞文子實secretary之故有擇木之喻若文子非執衞柄不過衞諸大夫孔子不答所問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斂而

好學不恥下問則其爲人必好賢禮士者是以孔子爲之留連而不遽去非茍然而已也又按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衞孝公問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尚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饔餼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謂之公養之仕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輔孝公以行道不然則疑孔子之茍利其養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爲之解

歸魯上

世家云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云云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余按所載冉有之言淺陋不足以稱聖人必後人所僞托無疑故今不取而春秋傳言師及齊師戰於郊世家云郎亦誤

家語云孔子自衞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

方將屬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焉云云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則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無爲之旨故設爲丈夫孔子問答之言以暢其說耳非實事也家語以爲實然愚矣

莊周書中蚿蛇河海光景無有皆有問答之語亦將謂光景無有皆能爲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無倫理呂梁之水縣三十仞可也自衞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縣之孔子觀於呂梁可也自衞反魯去河絕遠安得河梁而息駕焉丈夫游之而復出孔子問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則與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與之語乎嗚乎莊子之言之必無者家語皆以爲誠有也莊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語則又改之使

之必無此何爲耶又按列子黃帝說符兩篇亦載此事一與莊子文同一與家語文同蓋列子亦後人之所僞撰故柳子厚謂其書多增竄高氏亦謂後人會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兩采之較之家語尤不可信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

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二年

國語亦載此事而文頗與此異蓋國語皆後人所推衍非當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內傳而多與諸經不合不如內傳爲近其實故棄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冉求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按論語孟子所稱乃一事而其文小異者既云賦粟倍他日則所謂聚歛者卽左傳用田賦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詳略故並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

正樂與用田賦未知孰爲先後然孔子之歸在孔文子訪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葬滕隱公之後則是孔子歲暮始歸魯也田賦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間當

無幾時故次此文於用田賦之後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篇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篇

按語樂即正樂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驗故並次之於此

附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篇

此孔子平日事不僅歸魯以後爲然以其與正樂之事同類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說孔氏頴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而宋歐陽氏修云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則又皆以遷言爲然余按國風自二南幽以

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玩其詞意乃當孔子之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春秋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

國外者是十五國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孔子未嘗刪也絲麻菅蒯之句不遜於縞衣茹藘之章即棣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即之意此何為而存之彼何為而刪之哉況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則是顯違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顧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論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尚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

其傳不廣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缺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尚書百篇伏生僅傳二十八篇逸者七十餘篇孔安國得多十餘篇逸者尚數十篇禮之逸者尤多自漢以來

易竹以紙傳布最易其勢可以不逸然其所爲書亦代
有逸者逸者事勢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
於删詩之說悉不敢載

僞孔傳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
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而
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
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

百二十篇爲簡書後世多以其說爲然余按傳云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聖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農黃帝之書傳於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而愛護之當如何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詳而皆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則高辛氏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唯春秋傳頗言上古時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

詭與堯典禹貢大不類蓋皆出於傳聞必非當時之書之所載也三墳五典之名雖見於傳然不言爲何人所作故杜氏註但云皆古書名若書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不註耶虞書曰愼徽五典又曰天敘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蓋卽五倫之義書之策以教民者安知傳之所云非此五典歟古者以竹木爲書其作之也難其傳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則遂取是而考訂整齊之以傳於門人耳非刪之

也家世但云序書亦無刪書之文漢志雖有周書七十餘篇然皆後人之所僞撰劉向但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亦未嘗言孔子之所刪也故今於刪書之說悉不敢載

附錄○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數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篇）

此語無年可考觀其詞意蓋在歸魯以後故附次於正樂之後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由是班固以來諸儒之說易者皆謂傳爲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說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謹嚴簡質與堯典禹貢相上下論語後人所記則其文稍降矣若易傳果孔子所作則當在春秋論語之間而今反繁而文大類左傳戴記出論語下遠甚何耶繫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傳果皆孔子所作不應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應或加或不加也孟

予之於春秋也嘗屢言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傳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遺餘力不應不知亦不應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觀之易傳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爲蓋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爲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蓋相傳以爲孔子之說而不必皆當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則其所自爲說也杜氏春秋傳後序云汲縣冢中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疑于時仲

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余按汲冢紀年篇乃魏國之史冢中書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師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傳其書者莫如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無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姜答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以文勢論則於彼處爲宜以文義論則元即首也故謂爲體之長不得遂以爲善之長會者合也故前云嘉之會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禮

若云嘉會足以合禮則於文爲複而嘉會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長人合禮和義而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語之上則與上下文義了不相蒙然則是作傳者采之魯史而失其義耳非孔子所爲也論語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曾子雖嘗述之不得遂以爲曾子所自言而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節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

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爲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爲序卦而以前序書傳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義初無孔子作傳之文蓋其說之晦有以啟後人之誤故今皆不載

附錄○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左傳哀公十二年）

附錄○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同上）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